

城郊一少年

柯热夫尼科夫著

汪 浦 译



城 郊 一 少 年

〔苏联〕 柯热夫尼科夫著

汪 浦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МАЛЬЧИК С ОКРАИНЫ

据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ИЗБРАННО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48) 譯出。

內 容 說 明

本書敘述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技术科学博士斯克沃尔卓夫發明超速射自动航空机槍的故事。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斯克沃尔卓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刻划了他性格形成的过程和他成長为英雄的道路。

斯克沃尔卓夫的少年时代是在十月革命前的莫斯科近郊度过的，当他怀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军人的創造慾望走上發明創造的道路的时候，正是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設的最初的艰苦的几年。他从小就热爱劳动、富于幻想、喜欢鑽研技术。可是他这些优良品質不是生来就有的。他所在的进步的工人家庭环境和他周圍优秀的人們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在父親正确的教育下，在优秀老工人們的影响和朋友柯斯嘉的鼓励下，终于走上了發明家的道路，完成了發明威力強大的新式航空机槍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664 字数 79,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4 $\frac{5}{16}$ 插頁 3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700册

定价 (6) 0.38 元



作 者 像

1 三筒手槍

鮑里斯整個晚上都夢見自行車。

自行車擱在過道里的車架上。過道黑洞洞的，散發着塵土的氣味。鮑里斯推着車，一聲不響地走着。突然，他用一只腳踏上腳蹬，鏈子帶動輪軸旋轉起來，發出悅耳的震盪的聲音。鮑里斯清楚地看到輻條的閃光。輻條轉起來，就像是陽光映照下的一束束的雨絲。

接着夢見的就總是一件事：他飛快地蹬着車，開始在屋里兜圈子，後來又飛到街上，飛到樺樹頂上（院子旁邊長着樺樹）。他更使勁地動着腳，繼續在空中，在羅西諾奧斯特洛夫斯卡亞城上空飛旋。從上面看下來，森林是軟綿綿的，毛茸茸的，房屋變得很小了。

突然，他恐怖地看到，腳底下空空盪盪，地球飛快地往下沉……今天早晨夢見的也都是這些……

“不要！”——鮑里斯想大聲喊叫，接着就醒來了。

隔壁房間里亮着燈。父親和母親在低聲談話。鮑里斯支着肘，抬起頭來，往窗外看。

窗外還黑着呢。

鲍里斯打了个冷噤，又躺下了，接着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小心地掏出一支三筒手槍。

这是一支很別緻的手槍。

槍筒是用瓦斯管做的。每支槍筒的旁边开着一个引火孔。引火孔的旁边纏着鉄絲圈。引火的火柴就插在鉄絲圈里。

槍托是用橡木做的。手柄上刻着花紋，安着一个鉄环，是預备穿纓繩用的。手槍裝在用黑膠布做的槍套里。

鲍里斯做这支手槍，花了四个星期。單筒手槍很多孩子都有。他决定做支双筒的。可是柯斯嘉赶到他前面去了。所以他又决定做支三筒的。起初他把三只筒并排安着，但做出来不好看，槍筒寬得像個鏈子。后来他把兩只筒放在底下，把第三只放在上面，放在底下兩只的中間，这样做就正合式了。

这种三筒手槍誰也沒有。这支槍的三个筒可以同时打响。它能射十二步远，要是槍彈落到瓶子上，瓶子就会被打得粉碎。据說，这支槍打出去声音很响，像放炮一样。罗西諾奧斯特洛夫斯卡亞城里三街六巷的孩子們談起鲍里斯·斯克沃尔卓夫的这支手槍，沒有一个不佩服的。

玻璃窗很快就变成了玫瑰色。

鳥兒看見太陽，快乐地叫起来。

父亲把早点放进衣袋里，上班去了。当他走过院子，踏着石子路喳喳响的时候，鳥兒不叫了，可是当他走出了院子，鳥兒又唱了起来。

鮑里斯仔細地听了一会兒，从床上爬起来，拿着手槍，蹣跚地，偷偷摸摸地走进了廚房。他在廚房的碗架上摸到火柴，提心吊胆地看了看四周圍，然后鑽到桌子底下

去。

鮑里斯坐在桌子底下，把火柴头上的硫黃剝到一張紙上。剝完所有的火柴头以后，他就用頂針把硫黃灌到每支槍筒里，用鉛筆当探条插进去搗紧，然后塞进一些紙团，接着裝进槍彈，末了又塞进紙团。

突然，他手里一亮，轟的一声爆炸了，手槍被震到空中，一直飞到天花板上。灶台上一只裝着牛奶的瓶子噹地一下打破了。

母亲用手扑着烟霧，跑进廚房。她的面孔像奶一样蒼白。

鮑里斯坐在桌子底下，等着挨打。

母亲看見兒子，惊慌地抓住他的手，把他从桌子底下拖出来，她拿起一条毛巾放到水里浸濕了，纏住鮑里斯的头。臉上的皮膚燒得热辣辣地痛。鮑里斯不声不响地忍着痛，心里直嘀咕：这次廚房里的爆炸会給他帶來什么結果呢？

过了好一会兒，母亲才讓他把毛巾从头上取下来。

鮑里斯走到鏡子前面。他一看，臉是紅的，發腫，眉毛沒有了，眼睛像兩条小縫。鮑里斯回头看了看母亲，誇耀地說。

“我現在像一個中國人了。”

“鮑里亞①，”母親激動地說，“答應我，以後再也不干這樣的事了。你險些沒把眼睛弄瞎！”

鮑里斯想了一會兒，說：

“我現在用塊厚玻璃作副眼鏡。”

“站牆角去！”母親命令道，嘆了一口氣。

鮑里斯向牆角走去，他邊走邊問：

“手槍在哪兒？”

“在污水槽里！”

鮑里斯站在牆角，用手指甲剔着牆上的石灰，憂愁地尋思着：現在沒有自己的手槍了，這怎麼活下去哩，怎麼對伙伴們說呢？

今天是不會讓他到街上去的。鮑里斯跟伙伴們說好了要到森林里去射瓶子玩。他現在已經沒有手槍了，森林里本來也可以不去。可是他還有旁的更要緊的事情呀。

鮑里斯站在牆角，委屈地嘆了一口氣，母親聽見了，說：

“得啦，過來吧。可是得說清楚，今天一天只准坐在家裏。”

鮑里斯搬一張椅子，放在房中間坐下，挑釁地說：

“我就坐着唄。”

① 鮑里斯的愛稱。

“好，你就坐着，”接着，母亲迅速地旋轉了一下縫紉机的手柄。

“她很好，很快活，她在工作，可是我却坐在椅子上，像坐牢一样。誰也不来可憐我。”

鮑里斯故意弄响椅子，好引起母亲的注意。母亲抬起头来。

“要不要，”鮑里斯突然煞有介事地說，“我給你把机器弄成自己轉的？”

“你別来討好我，反正我哪里也不讓你去。”

“她怎么会猜出我的心事？”

鮑里斯决定裝出委屈的样子：

“我是想帮你的忙呀。我才不想上街哩。街上尽是土！”

“想帮我的忙嗎？扫地吧！”

“讓丽德卡^①扫吧，她是女孩子呀！”

“得啦，你就扫地吧！”

鮑里斯慢騰騰地走到厨房里去拿扫帚，回来气呼呼地說：

“你买的这把扫帚不好。”

“为什么？”母亲惊奇地問。

“應該买橡木把的；橡木比樺木硬。”

“不要紧，你就用樺木把的扫吧。”

① 丽达的爱称。

鲍里斯呼啦呼啦地舞着扫帚。

“牆角的垃圾为什么不扫？”母亲問道。

“你看，”鲍里斯痛心地说，“你把我想要的东西給岔断了，我快要全都想出来了。”

“你想什么？”

“想縫紉机呀。”鲍里斯丢了扫帚，兴高采烈地揮舞着双手，解釋說：“我想在屋頂上安个風車，在天花板上开个洞，用皮帶把風車跟縫紉机連起来，那时候，風吹着風車，縫紉机就自己轉起来了。”

“可是，誰会让你把天花板弄破呢？”

鲍里斯沉思起来。

“要不然就通过小窗眼。”

母亲停住机器，用手掌頂住鍍銀的手柄，長久地目不轉睛地看着兒子，然后說：

“得啦，出去玩吧。”

鲍里斯高兴得要跳起来，但自尊心战胜了。他看了看自己的脚，穩重地说：

“出去过过風。”

他嘆了一口气，就向門口走去，但突然又停了下来，用工匠討价还价的声調說：

“請給三个戈比。”

“还要拿錢作什么？”

“給机器买材料呀。”

母亲从放零錢的小木盒里拿出三个戈比，放在桌上，

接着又把头埋到縫紉机上，迅速地旋轉着縫紉机的手柄，繼續扎衣服。

鮑里斯看了看这三个戈比，又看了母亲的悲伤憂愁的面孔。他想起了打破的牛奶瓶，想起母亲怎样用髒抹布不声不响地擦去淌出来的牛奶。

他轉过身去，猶豫不决地說：

“我才用不着要錢哩。我的衣袋破了。”

鮑里斯很快地走出了房間，虽然这时候他很需要这三个戈比。

柯斯嘉坐在院子的柵欄上，尖厉地吹着口哨。天上的鵲鷹听到口哨声，惊慌地逃避着；母鷄咯咯地惊叫，在院子里乱跑，把小鷄赶到自己的翅膀下面去。

柯斯嘉跳过柵欄，随便地向鮑里斯伸出手去。

鮑里斯嘶声啞气地說：“你好！”接着用尽全身的力气搖了一下柯斯嘉的手。

天空浮着稀稀的几朵絨毛似的云彩。太陽晒得火热。專門在夜里看家的肥大季格拉斯睡在陰涼的柵欄門里。它那火紅的毛上盖着一層厚厚的牛蒡。当它跟別家的狗打架的时候，牛蒡可以当它的甲冑。

有一天，鮑里斯在花园的小路上，看見一只甲虫被一大群螞蟥圍住。甲虫躺着，重得像塊鐵，背上盖着甲殼，螞蟥对它一点办法也沒有。鮑里斯回到屋里，用厚紙夾給季格拉斯做了一副武士甲冑。他用細繩把紙塊拴在季格拉斯身上，季格拉斯显得很威武，很漂亮。可是只要它把身

子一搖，這副紙甲冑就要滿院子飛舞。所以鮑里斯又決定利用牛蒡。粘滿了牛蒡的季格拉斯就真的像一個古時候披甲掛冑的武士了。

鮑里斯看了一眼睡在柵欄旁邊的季格拉斯，低聲地問道：

“你看，我們是誰？”

季格拉斯跳起來，汪地叫了一聲。但看到是鮑里斯，打個哈欠，就伸起懶腰來了。

“它懂得呵！”鮑里斯驕傲地說，過了一會兒又若有所思地說：“你看，我們一句狗話也不知道。”

“只要想學，就可以學會，”柯斯嘉不滿意地反駁他。

他們三個一起走到街上，向火車停車場走去。季格拉斯搖着尾巴在前面跑，有時候咬着什麼草，孩子們認為這是藥草。

這是八月天。刮着風，風里含着枯草的氣息。

火車停車場設在一片荒地上，四周圍着一道高高的灰色柵欄。荒地上長滿了茂密的刺人的雜草。

機車停在鐵道盡頭，那里的枕木和鐵軌已經腐朽了，陷進地里去了。

停車場令人想起“魯斯蘭與柳德米拉”^①中一個小小的場面。曠野里躺着戴破鋼盔的俄羅斯勇士，樹木穿過他們的甲冑長出來，烏鴉在破盾里作窠，大概那里也發着鐵

① 是普希金寫的一部敘事詩，一八二〇年三月完稿。

鏽的酸臭味，也是靜悄悄的，充滿着神秘的喀嚓聲和鳥兒的吱叫聲吧。

几輛機車停在边上。春潮漸漸冲走了鐵軌底下的泥土，機車歪倒了。停車場上的水窪里流進了溶化的鐵鏽，變成火紅的一灘。本來是青色的青蛙，在這塊荒地上也帶上了紅鏽的顏色。

2 “阿特蘭特”^① 号機車

孩子們第一次到停車場，是去找鐵管作手槍的。

他們找不到口徑合適的鐵管，就用石頭和鐵塊從機車上敲下很多叫人心愛的東西。

鮑里斯想把一根槓杆敲下來，他發現，槓杆一動，連着的鐵軸都轉動起來。細砂從開着的砂箱里一縷一縷地漏到鐵軌上。

在這輛死機車里，還有一個部分也活動起來了。

鮑里斯把伙伴們叫攏來，指給他們看砂箱。可是奇怪：伙伴們不但不高興，反而可惜起這些報廢的機車來了。

鮑里斯放了槓杆，想把斷了把手的銅栓安回機車上去。孩子們仔細地、沉默地觀察着他的動作。

“反正這些東西也是死的，”別琪卡·杰耶夫說着，狡

① 阿特蘭特是希臘神話里的用頭和手托住天空的半仙體巨人。

猾地笑了一下，然后解釋說：“鮑里斯想遮我們的眼睛，等我們走了，他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

鮑里斯猛地轉過身來，面孔氣得發白。

杰耶夫走上前去，威風凜凜地說：

“打吧！”

鮑里斯攥緊拳頭，眼睛冒着火星，命令說：

“把衣袋里的東西全都掏出來，快！”

別琪卡服從地掏出了衣袋里所有的鉄塊，驕傲地解釋說：

“我打架從來都是赤手空拳。放心吧。”

但鮑里斯沒有理睬他。他命令柯斯嘉也把衣袋里的東西掏出來，然後莊嚴地環顧了一下周圍的朋友們，宣佈說：

“我們應當把這輛機車修好。修好了，開着它到外面去。懂嗎？”

柯斯嘉摘下掉了遮陽的帽子，扔到地上，用腳踩着，舉起一隻手來，像宣誓一樣地說：

“鮑里卡^①，你想的，我一定作，接受我好了！”

鮑里斯平平淡淡地表示贊成：

“好吧！”

別琪卡怕鮑里斯不要他，趕快說：

“我要是對旁人說了，就讓骨頭卡住我的喉嚨。”

① 鮑里斯的愛稱。

“同意，”鮑里斯冷冷地說。

他已經看到自己坐在滾燙的、飛奔的機車里。腳底下展現出一片大草原。他看到自己站在司機室的窗口里，手打着涼棚，像所有的司機窺視前邊的道路時所做的那樣。

孩子們決定選一輛機車來修理。

柯斯嘉堅持要修那輛比馬稍微高一點的“杜鵑”號雙輪軸小機車。

可是鮑里斯氣憤地拒絕了這個意見。他要修那輛最大的，輪子很高，一半陷進地里去的黑色機車。這輛機車的煙囪旁邊還留着一只鐵盒燈，而主要的是，砂箱能夠動。

大家決定從其他機車上卸下零件來補充這輛機車上不足的零件。要是還缺少什麼零件，就自己用橡木來作。孩子們堅定地相信，橡木是最硬的樹木。當柯斯嘉耽心地說，木头作的零件會燃起來，鮑里斯立刻安慰他：在路上，可以給木头零件澆水，那就永遠不會燃起來了。

可是，孩子們不知道怎樣安零件。

鮑里斯想出了辦法。

一連幾天，他經常到車站上去，長久地站在噴氣的機車旁邊，把槓杆、搖杆、曲柄畫在筆記本里。

他還爬到司機室里去了一次。可是從煤水車上走來的司爐碰見了他。他用兩個硬邦邦的指頭夾住鮑里斯的耳朵，低下黝黑的臉孔，快活地說：

“你来偷东西嗎？你看我把你丢进火箱里去！”

鮑里斯不慌不忙地問：

“火箱在哪里？”

司炉放了他的耳朵，指着火箱。

“可是水从哪里灌进去呢？”

司炉惱了。

“你要我把你这小狗兒的兩只耳朵都給揪下来！”

“耳朵揪下来不难，”鮑里斯出神地說，“你最好，还是告訴我，火生起以后，一开始要轉动什么东西才能夠把機車开动。”

“看来，你有点傻吧，”說完，司炉用一只污黑的手指敲了敲自己的額头。

“那么，您很机灵囉？”鮑里斯客气地問了一声，并且防备着退到門口……

孩子們按照鮑里斯筆記本里的图样，用橡木板削出了缺少的机件。

可是鮑里斯还不能肯定地相信：金屬机件换成木头的，能夠把機車开动起来。他只看到过機車的表面，里面的机件是怎样連結起来的，对他还是一个秘密。这时，鮑里斯認定，機車的構造准是跟縫紉机一样。他有好几天不到停車場去，虽然柯斯嘉在他房間的窗口下一个勁地吹着口哨。鮑里斯一連好几个鐘头坐在打开的縫紉机前面，慢慢地轉动着輪子，留意每个机件是怎样依次动了起来的。他記住机件的形狀、位置，拿縫紉机跟機車比較：梭子

等于活塞，因为梭子跟活塞相像，也是来回动着的。跟在梭子后面的平板条等于槓杆。这些槓杆帶動曲柄，而曲柄又連着齒輪，所以轉動縫紉机的飞輪的时候，就能使曲柄去完成一周的旋轉。飞輪就等于机車的輪軸。

鮑里斯研究了機構連結部件，把这一切都画在筆記本里。

过了六天，鮑里斯来到停車場，驕傲地在伙伴們面前打开他画的图样。伙伴們讚美地欣賞着他的作品。

在图样上画着：穿羽毛衣服的印第安人跟在机車后面飞跑，拉着弓，放出箭。脖子像鵝一样的長頸鹿四散跑开，一只鱷魚躺在鉄軌上，張着大口。机車里站着一个人，用三筒手槍瞄准着鱷魚。

鮑里斯感到尷尬和委屈。他不得不花很大的力量来把伙伴們的注意力从印第安人、長頸鹿和鱷魚轉到图样上来。

他長久地詳細地解釋了每个零件的用途，终于使有名的笨蛋別琪卡·杰耶夫叫了起来：

“全都明白了！現在開車吧！”

可是柯斯嘉（鮑里斯不在的时候，由他領導机車的修理工作）由于自尊心，不願很快地隨声附和，他穩重地說：

“先应当把机車刷上油漆，要不然，开一輛髒机車，人們看了会笑話的。”

孩子們弄来了植物油，往里面滲些煤烟灰，这样就作